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巡幸

魯莊公二十三年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漢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東漢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

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
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揺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
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
覽奏即還宫
桓帝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光禄勲陳蕃上疏諫
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
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縦故臯陶戒舜無效

逸遊周公戒成王無盤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手頻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後魏孝文帝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御史中尉高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規箴匡正臣下之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今辰臣既跡忝鲁濫蒙榮賁司兼獻弼職當然否佩遇恩華顧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闕

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終為棄物且子来之誠本期營起今乃脩繕舟檝更為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石濟其泝河挽道久已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滯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躶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来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羣寮聽將妻累舟

機之閒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休明惟新式度裁禮調風軌物宸宇竊惟斯舉或損洪猷失溥天順則之望又氐羌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冑仍襲南寇對接近畿蠻民跡戾每造不軌闚覦閒隙或生慮外愚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覬覦之望邉寇絕闚疆之心臣禀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

宣武帝時車駕將幸鄴司徒左長史李平上表諫曰伏

見己丑詔書雲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驌騻於綠竹之區騁驎驥於漳滏之壤此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悦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

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寔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年之粮家有水旱之備若乗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蔌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招四海耀武嵩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兆民有康哉之詠豈不美歟

唐太宗貞觀七年上將幸九成宮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

人從欲然則離宫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十一年太宗東廵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宫宫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曰陛下今幸洛州為是舊征行處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又以不為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

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約參蹤盛列昭訓子孫奈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如此事

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苑臺

治是煬帝所爲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爲慮好行幸不息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日不行何草不黄大東小東杼軸其空正謂此也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令其宫苑盡爲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世基裴藴之徒居髙官食厚禄受人委任惟行諂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亡理不可得也司空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有過初不糾舉

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即不惟天道寔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代永賴矣

十四年上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特進魏徵奏曰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為戒昔漢文臨霸坂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之山如有馬驚車覆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進諫曰

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為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孝元郊泰畤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灾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如安宗廟社稷何馮河暴虎未之比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剖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

出夜還以萬乘之尊闇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為戒

太宗嘗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咸陽丞劉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収纔十二常日賫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

玄宗開元五年帝幸東都國子祭酒褚無量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黄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邱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絶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建令功臣世絶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

十三年帝東封泰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太子左庶子吴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玄宗將西幸已復有旨與宰相云西幸有日般運已去仍聞京畿百姓猶有未安儻來歲非熟下人無向朕雖至彼復有何情欲延期至來冬待看穀麥卿等商度以為何似時張九齡等具奏曰洛陽城闕雖曰皇都至於宫苑之間制度本狹然風土氣候不甚宜人陛下以萬

姓為心萬姓以陛下為命億兆所繫誠在聖躬聖躬若安何顧小小陛下遂當宁動色再降德音苟利於人朕何顧惜發言惻隱感動神祇臣等幸聞至言不覺承睫聖恩愛育遂及於此又勑臣等商量進来者湛恩至德焉可使朝臣不知聖君鴻名不可令史官無述臣望宣聖旨改用来年十月幸西京仍望具將本狀徧示朝列并宣付史官

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壊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

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廵脩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姚崇對曰臣聞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壞乃崩况木積年而本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人不為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盍奉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奉誠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

子遂東

玄宗自東都還李林甫牛仙客知上厭廵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廵守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復敢議之者上不悦力士頓首謝罪上意乃解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肅宗時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考功郎中

知制誥蘇源明上䟽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殳仆于行閭日見二三市井餧殍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之初都内財貨吏民資產靡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駃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

及曩時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霤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為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晝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繹騷江湖叛涣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大河南北舉為寇盜王公以下廪稍匱絶將士糧賜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書指使

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𨷖省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衞伯玉拂馬者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遏二室鄧景山淩淮泗懔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䍐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忿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

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茍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奏言右先須勑旨已定行期所

司供億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

巖綴危棧於絶壁或百里之内歴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殷相繼深谷瀰漫往来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畧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黄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潨崩閣道淹圮環衛之儀少闕屬車之馬徵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絶傳送無由

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轸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機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輙以上陳慺慺懇誠寔冀昭納

敬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脩宫闕裴

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謂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乃勑罷脩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價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歳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

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
中嶽祠汾陰始廵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
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
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
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来從公卿之
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
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
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

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遊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

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廵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虚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虚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

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閒以畢臣說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黄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

佞遠棄京師涉仍歲洊饑之墟偝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黄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賛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

蓋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兾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六年趣又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宫外議籍籍以為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

豈以明皇爲令徳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
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
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
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
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
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逺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
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
真宗時翰林學士李廸上言陛下東封時勑所過毋伐

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為行宫裁令加塗墍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哲宗時監察御史陳次升奏曰臣伏聞有旨今月二十日幸金明池者臣竊觀孟子之言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則知天子遊幸與民同樂乃天下無事之時也今聞聖駕幸金明池有旨不過御橋是以主器至重社稷所繫其出入起

居兢慎如此寔天下之福也臣竊觀輿議以所造龍舟窮極工巧華麗尤甚陛下必須乘御以臣愚見乘船危乘橋安陛下尚不乘橋豈肯乘船耶雖然陛下若不乘船臣先事而言亦無所害萬一有之可為未然之戒臣安可以緘默傳有之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倖又曰乘船危聖主不乘危伏願陛下念之哉

徽宗政和後多微行曹輔時為祕書省正字上疏曰陛

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輿出入廛陌之中郊坰之外極遊樂而後反道塗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其日由某路適某所某時而歸又云輿飾可辨而避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其或傷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輙踰禁城幾觸寶瑟荷天之休帝躬保佑俚語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草

冗貪斥濫奉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發蠭蠆之毒奮獸窮之計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淵默雷聲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以便公私則臨時降旨存所不可闕損所未嘗用雖非祖宗舊制比諸微服晦迹下同臣庶堂陛

陵夷民生姦望不猶愈乎

高宗建炎初將駐蹕建康車駕詣神主船燒香畢次幸普照寺尚書右丞許景衡上奏曰臣竊惟陛下廵幸恭迎太祖太宗神主載之前舟有司嚴奉如在太廟而陛下未敢升舟燒香者誠以非時瀆神恐失禮也意者當俟駐蹕恭行奉安之儀然後禮文爲稱今來道出淮泗方謁神主枉駕佛祠臣深恐天下議者以陛下緣致恭於僧伽欵神靈於宗廟不獨誠意有所未專而於禮文

亦未為得也若以為行幸祈福耶則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天地神明所共扶持豈若商旅細民每過淮泗則徼福塔廟耶又況祖宗巡幸並無臨佛祠欵浮屠故事唯章聖皇帝東封道過睢陽見張巡許遠廟為之嘆賞表其忠義之節以為臣下之勸而已於此有以見帝王一顰一笑豈無謂而發哉臣愚欲望聖明一意奉先之孝謹守祖宗之制無惑乎議者之謂而為有識者之所非也臣不勝拳拳竭忠愛君之至所有臨幸普

照寺塔下燒香指揮伏乞特賜寢罷

紹興三十一年權吏部侍郎汪應辰上言曰臣伏見漢章帝幸河内詔曰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輙脩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又南幸詔曰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又見唐太宗脩洛陽宫以備巡幸張元素極諫太宗謂房玄齡曰元素所言有理宜

即罷役後日或以事至雖露居亦無傷也夫以章帝太宗當安平無事之時而行幸之際務從簡嗇至於如此恭惟陛下清心約己無所嗜好仁民愛物惟恐傷之比以敵人敗盟將士冒犯矢石之故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為之避殿減膳令將親御戎輅大巡六師而臣竊聞沿路州縣自詔令下即已預為之備供辦之物名色猥衆其未必他日所當用者十居七八往往裒斂賒貸於民而胥吏又得寅緣以濟其貪至於填塞田畝毀撤廬舍

以開廣道路甚非所以仰稱聖德欲望明降詔旨嚴行禁約有不奉承者坐之以示陛下恭儉仁厚與夫今日行幸之本意天下幸甚

孝宗時羅願奏曰臣聞帝王之出必嚴扈從故有大駕法駕千乘萬騎煩而不可省所以示尊嚴致兢懼也陛下留心典禮出入有節自郊祀孟享之外惟德壽宮溫凊之奉一月屢出兩宮相距不遠既不欲數蹕煩民往往駕輿行者未止而扈從之人積習生常恬然不戒至

於已事還宮左右禁旅喘汗而相見小黄門諠笑於馬上此何為者也天下乂安君臣簡易不過於觀美為不足今北有强敵方窺伺人誠不可以不戒又每春遊豫與民同樂雖亦頗陳禁旅然鑾輿不御以萬乘之尊幅巾匹馬雜於扈騎之中繞出湖山數十里夾道觀者密近天威臣子之心不能不懼又毬馬之設雖以閑習武事然皆昧爽期入宮掖奔突馳驟揮霍紛紜雖武將邊人素精此技有如萬分一馬不受鞚手不應節跬步之

間何以相及顧明詔有司出入之際申嚴扈從奏其尤不肅者謹游豫之防省毬馬之會陛下安則九廟安矣

理宗時牟子才上奏曰臣恭覩肯揮車駕以十月三日詣西太乙行款謁恭謝之禮臣切謂自漢武帝始祠太乙其後或隨太乙所在築室迎祠大率皆因方士雜引道經星歷之學而為之比者國家以五福太乙臨蜀分乃建西太乙於西湖之濵以為禬祈之地雖厥有故事然是役也土木鉅麗一時囊封匭奏已交言其非而或

者又切議陛下他日必因款謁而為湖山游幸之舉令宗祀禮成親行恭謝陛下蓋將敬體神天禔福庶民夫豈以觀游為意然道塗之言皆謂有司飭橋梁除道路辦供給過為勞擾又傳是日欲張水嬉陳樂伎萬一果出於此豈不實或者游幸之說而有失陛下敬天愛民之初意乎逢迎者之論不過謂祖宗嘗屢詣西太乙而南渡以来亦有湖山之幸臣以為此承平時事令邊警未清事大畢屈為何如時豈可盡循承平之盛觀以啟

豐亨豫大之心乎恭惟陛下踐阼之始一款圜丘其後未嘗輕出郊也三十年間嚴恭寅畏動無過舉則今日之出臣尤以為不可不謹況乘輿出郊非他時比臣之隱憂又有在於言之外者陛下其可不為宗廟社稷深長思乎臣非不知聖意已定未易挽回觸忤威顔必取誅斥而區區忠愛不能自已用敢親書此奏昧死以聞伏惟陛下察臣愚衷深入宸慮自以其意特名大臣詳議其事明詔有司亟止此行庶幾舉動合宜青史書之

可爲萬世法而疑慮潛消宗廟社稷幸甚

子才又上奏曰臣比者西太乙宮揮初下之時嘗密告

陛下乞自以聖意明詔有司亟止此行蓋區區忠愛之

志欲救正於未然力量淺薄未能感動繼聞諸臣陸續

亦有奏疏是公議不謀而同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二十

四日伏覩內批陛下非不敬悟此意而欵謁之行終未

即止是猶以臣等之言爲未然也其曰爲國祈祥初無

其他臨幸去處此意固甚明白但湖山嬉游歌舞之地

民庶蕩產於此士夫溺志於此堂堂人主存一敬心隨寓皆福初無分於東西也又何必親出郊以勞千乘萬騎而啟諸人游幸之疑乎其曰應干排辦禮文務從簡約此意固亦甚善但乘輿出郊十里而遠所至除道斫木毀室寧免勞民與其省約於道塗之間曷若動循禮義謹重一出之為安且適乎陛下之意不過曰畿輔之盜近已肅清及今一出亦未為過不思淮哨未定蜀圍未解並邊赤子殞命鋒鏑者不知幾千萬億陛下茍念

及此切念聖心未嘗不凄然蹙頞也又不過曰百穀順成在在豐稔及今一出亦未爲過抑不思湖湘襄蜀皆以旱旹赤地千里民無宿儲公私之積良可哀痛陛下茍念及此切料聖意未嘗不慨然動心也又不過曰祼享太宮陰雲闔雨宗祀世室皓魄當空天地祖宗眷佑昭垂也今以冬享行恭謝欵謁之禮亦未爲過抑不思景星慶雲非福我者也凄風苦雨殆儆予者也敬肆之念一分治忽之幾仮係前日畏威夙夜不敢荒寧是以

有佑順之眷今以一晴霽之故遂謂之得天而肆以繼之庸詎知眷顧可長保乎陛下識見超邁遠覽古今其亦知臨幸之為害乎車轍亡周驪山覆秦此遠幸也華林畢晉梨園衰唐此近幸也今陛下鳴鑾警蹕於湖山間亦隣乎近幸矣安知近幸不已它日不轉而為遠幸耶又有一說於聖躬頗有關係宣和間車駕時出正字曹輔諫曰萬一乘輿既駕之初一夫不逞發蓬蠆之微逞窮獸之計雖皇天后土宗廟靈神並垂護佑然

亦傷威損重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此所謂不測起於
軫下也可不戒哉臣讀史至此未嘗不痛恨於當時而
深哀輔之忠也今陛下仁慈立國君民一心萬無如輔
所言亦有不容不慮者四郊多壘時多艱危賊臣之孽
嗣竄於舊海弄兵之餘黨伏於近畿禁衛何所而偽符
得入宮闈何地而妖訛相恐重以連歲土木民怨載塗
則曹輔之言臣以為未宜忽之也此一身之慮也又當
為子孫萬世之慮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其獘

若何今陛下臨幸西宮乘輿一出遂為故事傳之後世久則習為常矣以陛下聖明閱歷既久艱難備知遊幸之樂猶不能自制忠讜之論猶不能盡容後世子孫豈能皆賢臣恐必有以今日藉口而窮靡麗極盤遊於湖山之間而又有甚焉者矣方是之時國力困於供億民力疲於土木忠臣義士死於諫諍未必非陛下今日之舉有以啟之古之人君抑情制欲以為子孫貽謀之慮陛下不此之意獨奈何開而縱之乎陛下一幸西宮而

開子孫奢縱之禍亦豈忍其至此也陛下試於燕閒之際超然遠覽穆然深思自一身之慮及子孫之慮以及天下國家之慮籌惟利害亟罷此行所抑者甚微而所存者甚大茍狃於左右逢迎之說玩細娛而忘大慮臣未知其可也臣又按漢史武帝元鼎五年立泰畤於甘泉親祠太乙武帝即位至此幾三十年而有此舉措蓋其學不足以明理理不足以制欲無足怪者陛下講學于今三十餘年此乃聖德成就之日所當同符堯舜而

方欲效武帝親祠太乙之舉臣寔惜之始武帝既祠太乙遂下詔稱揚以為望見太乙若景光十有二迺心侈然其後益封泰山祠后土幸建章巡海上作甘泉通天蜚廉殆無虛歲蓋其侈心一萌不能自止可不懼哉且祠太乙所以致福而臣以漢史考之其初祠太乙之年日有食之自是旱蝗河決蛇鬬無歲無有而南越之叛匈奴之寇亦在是年至於東方盜起巫蠱禍作干戈相尋所謂福者乃如此武帝晚年始悟下詔以為平生所

為狂悖嗚呼亦已晚矣武帝自謂其所為狂悖陛下試觀其所為豈不真狂悖可笑而奈何欲效之乎武帝猶知所悔而陛下豈甘在武帝下乎豈必晚而後悔乎晚而悔之豈有及乎故臣願陛下以三十年講學之功同符堯舜而不願陛下與漢武比也臣既效密啟之忠敢忘廷爭之議用敢直前繳奏以聞欲望陛下痛察臣衷改降指揮特寢前命以弭人言夫從諫者帝王之盛德陛下欲駕幸西宮而止以人言屈己從人之美度越古

令其愈於執迷不復使後之執筆而議者皆得以歸尤於今日遠矣惟陛下亟圖之

貼黄祥符間王欽若等建議封泰山祠汾陰是時王旦方相真宗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旦既黽而從之其後天書之事不復異議議者非之今日之事臣竊料陛下必無畏相之心而二三大臣相與逢迎亦必不待諭而後從也然則亦何頼焉孟子曰逢君之惡

其罪大二三大臣尚可以王旦藉口乎臣以為非
陛下銳然以理制欲自止此行則二三大臣決不
能力陳正義以回聖意也
太學生劉𪻐上諫游幸䟽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
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
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
讋而有千門萬户之觀唐明皇之北邉無事而有驪山
温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

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祗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適比年以來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讋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晏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乙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

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乙之役佞者進曰太乙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歳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説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乙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脱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搢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

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

金熈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奏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寃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汙奢侈詐偽或有不明

之獄僭濫之刑或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伸寃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如古廵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

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具辨薛王府掾梁襄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

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闐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藏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輿臺皁隸不免困踣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夭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

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宫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旬衣甲弓刀霑溼柔脆豈堪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粮已空楮衣已弊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橜之變猛鷙之虞姑

置勿論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崤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官草畧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氊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終日驅馳加之飢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廵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恱以使人勞而不怨豈若不勞之為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於

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蓋京都之選首也況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

臣所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脩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才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於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

賴陛下之寛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斂之
繁可謂能安濟矣而遊畋納凉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静
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
宗將行闕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霸陵袁盎諌而
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
臣所未諭也且燕京之凉非濟南之比陛下牧濟南日
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内臺榭高明晏安穆清
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歇

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遽不可乎臣愚以爲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爲之則有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巴納舊人猶喜談之以爲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令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

潢之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為業穹廬為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

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才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宫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絭臨難戰懼束手就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畋獵不可廢宴安鴆毒亦不可懐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趨萬有一危之途

何異無病而服藥也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為身計豈不愚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俯垂聽

納則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也世宗納之遂爲罷行

章宗明昌四年將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鈕祜禄遵古諫以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邉鄙不馴反側無定頗勒格巴斡貪暴强悍深可爲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悦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蠭蠆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内外苑

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霜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沴明詔罪已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脩建行宮捺之於事似為不急況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

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飢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
太尉馬燬太府爪菓出怨懟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
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
為頗勒格巴斡誘脇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
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廼者太白晝見京
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蓋有以警
悟聖意脩德銷變矧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
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泰和二年將幸長樂川刑部尚書李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百姓騷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閒適也上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實默等不足恃也況皇嗣未立羣心未定豈可遠事逸游哉上異其言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先王之臨制也馬上得

之而不以馬上治之順天取之而又以順天守之當其四邊有警中夏未寧方方興傒后之心在在冀更生之日有天吏之濟世不得已而用兵事在合宜心非自豫迨乎荆榛絶柢烽火沈光安不忘危因時講武故春夏秋冬之事有蒐苗獮狩之名轅置旗以為門褐纏質以為埶前禽遂失即鹿由虞不韋陳厲飾之文氣嚴三鼓戴聖紀合圍之戒禮用三驅且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于以順少長而習威儀于以辨號名而讀書契表田莱而

是務防戰事之不虞豈耽嗜云乎哉亦舉儀而已矣今
國家起統于玄冥之域習俗于弓矢之中在潛龍之時
而派天潢之尊馳志於斯猶為未可況飛龍之後而承
大器之重存情於此云何自輕國家每春日載陽乘輿
北邁金風薦爽大駕南迴因田事以選車徒采珍異以
供食膳臣疑太甚敢罄愚衷庶陛下之思之顧芻蕘而
不棄夫弥句延月出伏從禽並細柳之龍臺接長楊之
熊館霓旌蔽日靁鼓震天九重之兵衛森森萬乘之儀

鑾凜凜馳驅迅速回互騰驤天馬紛飛斜衝橫騖加之以崇崗峻阜積藪長林路不但於千盤坂或同於九折竊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陛下富無倫貴無敵豈宜頻冒此險哉夫敦弓楛矢長戟利戈窮山澤以設罝罘合周圍而縱鷹犬雲霄杳漠無可避之捷禽陵谷交雜無得逃之鷙獸莫不摧翎鉶羽絓角羈蹄濺血滿於荒蕪號聲慟於人耳竊以君子見其生而不忍見其死諸侯哀㲉觫而行仁術今陛下禀聖人之資居聖人之位

貴治好生之德用推不忍之心豈宜屢為此事哉文王不敢盤於遊畋周公美之漢文日射狐兔賈山悼之至於俎豆之實固當親射庖廚之奉則有司存伏望陛下游神太素端慮施仁常存愛物之心簡夫遊畋之事草延日弥旬之例戒光武夜歸之失虞德被動植之物湯羅寛鳥獸之生如此則承恩聿致於告祥聞樂因之而率舞使有知之民傾心感戴未服之國嚮化來賔且如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公卿在後師保居前訪治道以調

化機計公論以和玉燭周旋揖讓不其樂哉又何須親勞耎脆逞雄心於兵馬之間屈犯塵埃取徼樂於銜橜之上故曰好動不及好静有為不若無為斯天下之想聞乃聖王之大道也

御史大夫托克托扈從上都還至鷄鳴山之渾河帝將畋于保安州馬蹶托克托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

世祖車駕廵幸上都監察御史崔敬上疏曰太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今實喇鄂爾多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祗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為職願大駕還大内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

熈聖學乃宗廟之福也

成宗元貞二年監察御史李元禮上諫幸五臺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監察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禆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剏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縣供億頻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

将有不聊生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廣資福利其不可行者有五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其不可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霧露萬一調養失宜悔之無及其不可二也陛下即位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工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其不可三也夫財不天來皆出於民今朝廷

費用百倍昔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其不可四也
佛者本西方聖人以慈悲方便為教不與物競雖窮天
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為怒今太后
為國家為蒼生崇奉祈福福未獲受而先勞聖體聖天
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五也伏願中途回
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静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
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
待祈福而福自至矣臣元禮謬當言路不避僭越而惓

惓不已者誠以臣子愛君之心切冀其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之責寧獲敢言之罪天下幸甚

武宗初即位上都即巡狩賽音布拉克之地翰林學士王文用上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輒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可其奏

文宗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監察御史蓋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邉隅不靖政當恐懼脩省何暇逸遊以臨不

測之淵乎帝嘉納之賜以對衣上尊即日還宮

順帝時車駕將田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

盛宜思文皇付托之重致天下於隆平況今赤縣之民

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氷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

奈宗廟社稷何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鄧洪繼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外戚

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虚侯劉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甞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

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

惠帝元年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

不在耶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

宣帝即位霍光薨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簒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

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大將軍二十歲海内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

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

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後禹山等謀不軌事覺禹腰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福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為徐福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

之
宣帝思報大將軍霍光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隂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

之世

成帝時王鳳專政災異寖甚劉向以宗室遺老遂上封事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然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

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
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録禍福如
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
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禄去公
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
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
秦國國甚危殆頼寤范睢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
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

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猒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

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説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

宣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樹生枝葉扶踈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隷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

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哀帝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愽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徳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徳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

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灾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濵恐嫌於僞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隷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贓累鉅萬縱横恣

意大治室第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戸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離宫水衡供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内懐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内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壊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為列侯侍

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恩忘義以根常建社稷之策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

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爲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

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高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哀帝時鮑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敗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

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賔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禄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賔客漿酒霍

內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

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廹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

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而已

平帝時申屠剛仕郡功曹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絶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政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

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名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繦緥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

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遺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

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

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親戚外絶邪謀

東漢光武時蔡茂為廣漢太守時隂氏賓客在廣漢郡界多犯吏禁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

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埶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名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案理奸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

武納之

章帝初立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司空第五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

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絶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冀

蒙省察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

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

煦飄山聚蚊成雷盖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議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

元和三年太尉鄭弘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内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

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

和帝永元二年以竇憲爲車騎將軍詔使者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御史何敞上疏諫曰

臣聞匈奴之爲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

怨恨感懷不恱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絶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令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専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顔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

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以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

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絶其緜緜塞其消消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

默茍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

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時樂恢為尚書僕射見憲兄弟放縱亦上疏諫曰臣聞

百王之失皆由權移于下大臣持國常以勢盛為咎伏念

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

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

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方今之

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

太后永無懟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四年大將軍竇憲誅河南尹張酺上䟽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敕賓客未甞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瓌遂得全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尚書翟酺上䟽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跡
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絶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
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
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
事徴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兼綬盈金積貨至
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
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
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

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訿訿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

初政已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灾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

勞恤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

永初中鄧太后兄大將軍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班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

蒭蕘之謀憲妄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妄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

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焉

質帝本初元年益封梁冀萬三千户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太尉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

桓帝元嘉中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勢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晉武帝太康中遷裴頠為尚書左僕射侍中俄而使頠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嘗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已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

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疏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

東晉明帝即位以明穆皇后兄庾亮為中書監上疏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

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敝其故何耶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

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户説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

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成帝時蘇峻平護軍將軍庾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

醫樂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道義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令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

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孝不忠如臣之甚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譽之心也而明詔

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寛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没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隋文帝仁壽二年兵部尚書柳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帝問符璽直長韋雲起以外間不便事述時侍側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兵機重要非其所堪臣恐物議以為陛下官不擇賢專私所愛斯亦不便之大者帝甚然之

唐太宗貞觀七年蜀王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其子為千牛於殿廷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来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

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儻豫不實為國常道豈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向者不思然仁方輙禁不言頗自專擅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武后已持政稍自肆於是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中書令裴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盛德臨朝宜存至公

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事乎后曰呂氏之王權屬生人今追崇先世在亡迹異安得同哉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后不悦而罷

中宗神龍元年立韋氏爲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

玄宗開元中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家竇

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侍中宋璟等請如著令帝已
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
大也僭禮厚葬前世所戒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
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制齊斬緦免衣衾棺槨各有
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獨能以儉所謂至
德要道者中宮若謂孝諶踰制初無非者一切之令固
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
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

作鄭陵而禍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比來人間競務靡奠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儻中宮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容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縑絹四百匹

憲宗時宰臣延英奏事畢因言及前古外戚專寵害政

上曰朕每以此為監外戚不惟止於無權未嘗假其顔色正為此也宰臣李絳等曰鑒往古之失立當今之制事光千古道冠百王今妃后家外戚之勢向外都不知有祗畏恭慎常恐有違至於職位賜與賔客聚會豈惟無敢踰制實亦不逮常人所以自陛下臨御已来后族戚里之家無一人有犯法懲責蓋制於未然之所致也上甚悦曰今豈得如此乎若有踰越朕必寛捨此却是安全外戚之道也宰臣陳賀曰陛下檢抑外戚之道從

古帝王無及今者聖旨遠引睿政光昭可垂萬代之法也

文宗開成三年以郭旼為邠寧節度使上問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内遣歸

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八十八